

时尚女生网
mm.zhulang.com



推荐出版

新浪原创
book.sina.com.cn/yc

睥 傾 天 下

慕容湮儿
著

重庆出版集团
MouQing TianXia
重庆出版社

睥 傾 天 下



慕容煙儿 著

【下册】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MouDing TianXia

目 录

Contents

【第三阙】

官政惊变

- 003 第一章 回首忆 花落去
- 013 第二章 梅香紫 帐旖旎
- 025 第三章 幽情寄 冷处浓
- 040 第四章 伤别离 萧关去
- 051 第五章 殷红冷 无怨尤
- 066 第六章 乾坤定 悲掘墓
- 079 第七章 浮华梦 仇似海
- 096 第八章 骗中骗 谋中谋
- 107 第九章 江山定 君王侧

【第四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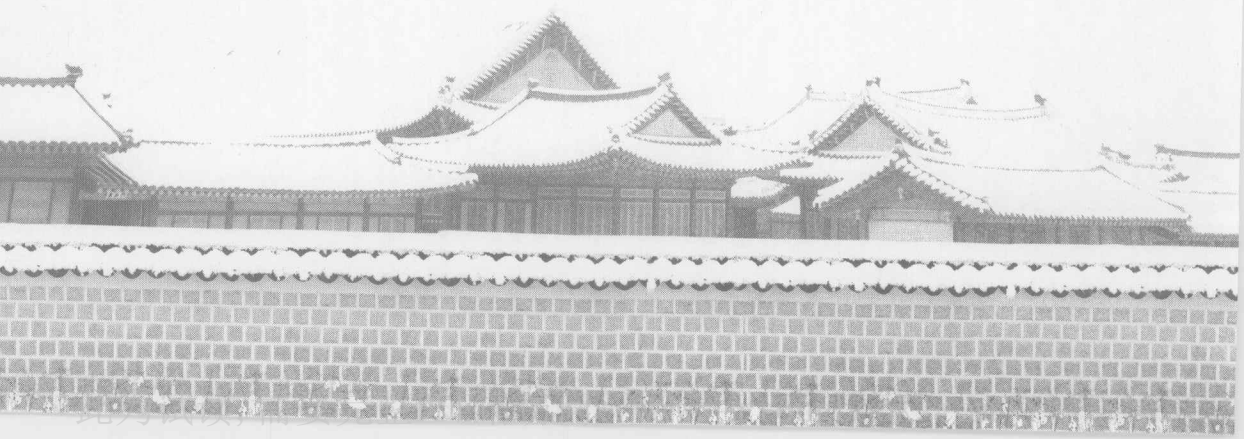


尘埃落定

- 115 第一章 后宫乱 情难断
- 128 第二章 执手誓 悲丧子
- 139 第三章 风波起 血红颜
- 149 第四章 魂梦断 伤别离
- 159 第五章 双栖影 归南国
- 169 第六章 飞天舞 誉满城
- 179 第七章 记当时 芙蓉冷
- 190 第八章 尘世羁 风华尽
- 202 第九章 孤城壁 尘埃定
- 210 尾 声 蓦然回首 往事皆空

【第三阙】

宫政惊变





四个月后

雨梦佳期，秋雨淅沥，廊长响榭。

站在朱檐之下，望万线银丝飘过，小院腾起幻渺如雾的水汽，熙攘倾洒在脸颊。小小水汽凝聚成水滴，沿着我的脸颊滑落颈项，沁凉之感油然而生。我伸出双手接着雨水，清凉的雨滴将我的双手洗涤，湿了衣袂，泥土飞溅至裙角，污了一片。

曾几何时，也是这样一个雷雨天，一名男子淡漠地站在原地看着我，玩味地说：“看来，你真是爱上我了。”

曾几何时，也是这样一个雷雨天，一名男子将我按在他的胸膛上，紧紧拥着我说：“未央，这次是真的不会放你离去了。”

曾几何时,也是这样一个雷雨天,一名男子在客栈的灶房中,强忍着心中的疼痛对我说:“其实与你缘分的人是皇上。”

曾几何时,也是这样一个雷雨天,一名男子顶着漫天大雨,将一张纸条递至我手心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

思绪渐渐飘忽,我的心绪千回百转,心头的痛却早已痛过了,没了知觉,只能这样傻傻地站着,想着那些只属于我与他的回忆。那份回忆早就将我的痛淹没,我不悲伤。因为自己是幸福的,那个男人用自己的命证明了他对我的爱,而且他对我说,他从来没有后悔过。此生能得此情,我不枉在人间走一遭。

可是为何他临终前竟要对我说:来世宁愿你我都不相识,这样便能不受伤。

我知道,你累了,正如我一样,每日要受伦理世俗的煎熬。

兄妹相恋,世人唾弃,众生鄙夷。

我们虽然不悔,却都累了。

忽闻一阵轻如风的脚步声正朝我走近,白影飘然晃过,已与我并肩而立。

收回视线,我蓦然侧首凝望那张如斧雕琢过的侧脸,依旧淡雅如风,目光凝望着蒙蒙大雨之后那更远更深之处。没有人看得透他在想些什么。

四个月前,王廷本是受令诛杀我与大哥,可是王廷没有杀我,只是将我送回了鸢王府,也因此事,王廷被朝廷革职。对于他的手下留情,我没有感激,我永远记得他下令放箭的那一刻,密密麻麻的箭射穿了大哥的身躯。殷红的血染红了我的视线,那瞬间,我的世界仿佛只剩下红色。

而后的四个月我便安全地待在鸢王府,坐观旭日东升,卧看夕阳西下,夜宣也未再派人来诛杀我,我就是这样安安全全地待在鸢王府,却未再见过夜宣一面。现在他的突然到来,我也是冷眼而观,他却不说话。

“是不是你?”我很平静地问他。

“你认为是我?”他不答反问。

“突然放我自由,引犊羲九追出去,后禀报你的父王,用此邀功。”声音依旧毫无起伏。

“你是这样看我的?”他收回虚幻的视线,侧首对上我的眸,看向我眼底最深的一处。

“那我该如何看你?”我的声音愈发冷淡如霜,而他的神色也依旧平常,没有太多情绪。

瞬间,一道闪电划破乌云翻滚的苍穹,如斧劈过。突见他的嘴角边勾勒出若有若无的淡笑,依旧风雅犹绝,却藏着一丝我看不懂的深意,似喜非喜,似痛非痛。

“知道这四个月我为何没有来看你一眼?”他后退一步,将目光投放回乱雨纷飞的小院,负手而立,不着痕迹地将话题转移。“犊羲九的死,我知道你一时间不能接受,所以我



给了你四个月的时间让你好好理清自己的心绪。如今四个月已过，放得下的，放不下的都应该放下了。”

“放下？你以为放下那么容易？夜莺你向来流连在酒池肉林，身边的美女多如牛毛，来匆匆去匆匆。三名圣女都被你玩弄手心，最终害得她们沉江祭祖，而你的心却没有丝毫的愧疚，这样的你配说爱吗？懂爱吗？既然不懂何为爱情，那你就请不要劝我放下，你没有资格。”声音微微起伏，我讨厌看到夜莺那副对任何事都一副漠不关己的样子，把任何事都说得那样轻松。

“对，我没有资格说爱。”突然间他的声音涌现出愠怒，红瞳如火。“但是我不允许你继续消沉下去，给你两条路，一条，现在离开莺王府，出去自生自灭。另一条，留在莺王府，我照顾你一辈子。”

照顾你一辈子。

这几个字是从夜莺的口中说出来的，我却感觉有些好笑，“一辈子”竟能这样轻易说出口吗？夜莺果然是个不懂情爱的男人，若是大哥，他绝对不会轻易承诺一辈子，因为这三个字是一生的承诺。

“我要选择第三条。”我迈出步伐，走出了长廊，顷刻间漫天大雨将我的衣衫打湿，无情的风雨席卷在我身上。雨水浸入我的眼，口，耳。零落的发丝沾在我的耳边，我想此时的自己一定很狼狈吧。

夜莺站在原地，没有阻止我的行为，被雨水侵袭的眼眸早已看不清他眼中的神色，我想应该是嘲讽吧，这样懦弱的我。

我闭上眼睛，脑海中闪现的是记忆中的一些残破不堪的画面，拼凑起来却是那样的刻骨铭心，永世不忘。“第三条路，带我进宫见你的父王。”

“进宫？”他的声音夹杂着雨声而来，我抹了一脸的雨水，却又有无数的雨水打在脸上，怎样都抹不干净。

我点了点头，今日将会是我最后一次在雨中放纵。“夜莺，我能帮你，你信吗？”

“我信。”他冲我点点头。

听到他的答案，我的笑容渐渐敛去，缓缓由怀中取出那张早已被雨水浸透连字都看不清的休书，我捏着它在风雨中摇了摇：“从今日起，未央依旧是大王子夜莺的莺王妃。”手一松，休书飘扬在地，无情地躺在溃烂了的泥土中，最终被泥土淹没。

夜莺不说话，依旧静静地站在廊前凝视着我。我张开双臂迎接那倾盆大雨，放声道：“明日我便进宫见王上，重新做回那个冷情冷心的未央，今日请再让我放纵一次吧，一次就好。”

“夜莺，你知道吗？我刚出生那会儿，有一个僧人说我是妖孽，乃姐已转世，会克父，克母，克兄。所以我叫慕雪，终身沐浴着血光之灾。果然，七岁那年母亲去了，十四岁那年父

亲死了，四个月前大哥也走了……我已经不得不相信那名僧人说的话了，原来我真的是妖孽，凡是我的亲人皆会一个一个离去。”在雨中，我笑着将目光投放在夜莺身上，娓娓叙述着心中的悲哀。而他的目光却闪过诧异，一双妖异的红瞳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的眸子，仿佛看见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我依旧笑得放肆，笑得狂傲：“今日是辕慕雪活着的最后一日，明日，辕慕雪将随着辕羲九死去。这个世上只剩下未央。”

疾雨飞泻，惊雷乍起，雨势骤急，疾风吹得院内梧桐沙沙作响。

从那日起，一场撼动北国的宫政惊变已渐渐拉开了帷幕。

北国史称：九门宫变。



北华殿早在我吐出“李芙英”三个字那一刻，王上已将殿前所有奴才皆屏去，包括涟漪大妃。深深记得涟漪大妃离开时，目光中藏着的是疑惑以及敌意，由此可以看出，涟漪大妃根本不知李芙英这个人的存在。

辉煌宁寂的大殿上唯有衣角与金钻地面的窸窣摩擦声，王上用迷茫的目光凝视着我，却始终没有说话。而我却率先开口：“王上，不知您可有兴趣听我讲个故事？”

他的目光隐隐泛起清幽的色泽，似乎已经意识到我会对他讲个怎样的故事，却依旧点头示意我讲。

得到他的许可，我的记忆中闪现出多年前那个深深铭刻在心的秘密，那个只有辕家人才知道的秘密——我的母亲，李芙英。

“二十五年前，北国的太子奉皇命来到南国与皇甫承商议两国建立邦盟之事，却在途经一处小村庄时遭遇黑衣杀手的袭击，幸得一名好心的女子相救才得以逃脱一劫。太子在女子的悉心照料下，养伤五日便已痊愈，可是他舍不得走，因为多日的相处他已经爱上那名女子。可那名女子早已于一年前嫁为人妇，其夫君半年前进帝都赶考迟迟未归，故而坚决拒绝了太子的爱意。可那名太子向来心高气傲，从来没有女人拒绝过他，于是他强行奸污了那名女子。

“事后太子要带其回北国给一个名分，却仍旧遭到了拒绝，因为那个女子的心一直系在其夫君身上，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无奈之余，太子忍痛离开了她，回到了北国。也许这段记忆只是太子生命中一段小插曲，可有可无，但是却铸就了四个人的一生悲剧。

“两个月后，女子发现自己竟有了身孕，她有想过自杀，可是她舍不得腹中的孩子，因为孩子是无辜的。就在几天后，他的夫君回来了，高中榜眼，抬着大红花轿要接自己的妻子去帝都享福。却骇然得知妻子有了身孕，在妻子的百般解释与哭诉之下，她的夫君才渐渐平息了怒火，可是心中却藏了一个结，一个永远的结，没有人能打开。

“后来，他们夫妻一同进入帝都居住，相较于以往的恩爱，现在的他对妻子显得冷淡



了许多。夫妻二人纵然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就在四年后夫妻俩的一次争吵彻底将多年来的隐忍以及怨气全数发泄。他骂她是不干净的女人，说自己太窝囊，帮别人养着孽种整整四年。就在那瞬间，夫妻俩的感情破灭。

“三个月后，其夫君贬她为妾，迎娶了张大学士的千金为妻。其后女子日日夜夜都要受她的刁难与冷眼，每日都要干着连下人都不做的事，而她的丈夫也对她不闻不问，冷眼旁观。

“后来，女子与他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亲生女儿，可是却没有带来他的喜悦，反倒是喊他的女儿为贱人，野种。”

我平平淡淡地用简短的字眼讲述着一个漫长的故事，而夜宣的眼底闪过自责，流露出心痛。他上前几步问我：“现在，那名女子呢？”

“死了，被她的丈夫用鸡毛掸子打死了。”我缓缓说道，却见他脸色大变，吼道：“那个畜生，朕要宰了他！”

“不用王上费心了，他已经羞愧得自尽了。”看他义愤填膺的表情，我打心底好笑，畜生？这两个词用在你夜宣身上似乎更为妥当吧。

他的脸色顷刻间有些僵硬，原本略微苍白的脸更加无血色，眼瞳呆滞恍惚了许久终于想起了什么，猛攥着我的双肩道：“你怎会知晓这么多！”

“这一切我本不知，是那年深夜大哥声声质问母亲时，我躲在外面偷听得一清二楚。大王您还不知道吗？我的名字叫轶慕雪，是李英与轶天宗的亲生女儿。”

“你的大哥……人在哪儿？”他的声音微微颤抖着问我，眼中有期待。可是我却用最平静的语调扼杀了他的期待。

“我的大哥，王上的亲生儿子，就在四个月前被您亲自下令诛杀。”看着他的脸色一点一点地惨变，我的笑意却愈发大，残忍地吐出伤我最深的四个字：“万箭穿心！”

他双肩顿时垮下，无力地后退一步，似乎怎么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他猛然仰头冷道：“未央你心机果然很重，拿一个死去的人说是朕的亲生儿子，你觉得朕会相信你的一派胡言？”

“也对，像王上您这样卑鄙无耻强行占有他人之妻的人怎会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甚至承认自己连亲生儿子都能下手……你毁了我的母亲，毁了我的大哥，毁了我的父亲，更毁了我，是你！一切都是你的错，你午夜梦回之时难道不会被噩梦惊醒？你堂堂北国的大王，竟做出这样龌龊之事，你配做北国的王？”说到激动之处，我竟大胆地上前扯住夜宣的龙袍前襟，疯狂道：“你赔我的母亲，赔我的大哥，还我的家……你赔来……”那一瞬间，我成了一个毫无理智的疯子，可是我却并没有落一滴泪，只是疯狂地指控着他。

直到夜宣用力地甩开早已没了理智的我，冲外头的侍卫怒道：“来人，把这个女人押入天牢，给朕押入天牢！”

他很激动，声声充斥在冰冷而华丽的大殿上，或许只有这样才能掩饰他心中的恐慌，才能由此掩盖他自己多年前犯下的罪行。

朱红的大门被人用力推开，一道强烈的光直射我的眼睛，我猛地闭目，再次睁开，双臂已被两名侍卫钳住拖出了北华殿。我没有挣扎，任他们强制拖了出去，猛然看见一直守在外等我的夜鸢，他满眼的疑惑。

此时的我全然没有在大殿中疯狂的模样，对着夜鸢的眼瞳，我笑了。

而他的目光却因我的笑更显疑惑，复杂的情绪油然而见，隐约也猜出了什么。

“等我。”我低低对他说了声，便被侍卫押着离开了，背后一直有一道视线直勾勾地追随着我。踏着雨水未退的地面，不禁笑了出声，却是那样悲哀。

闻我之笑，押着我的侍卫像看怪物一般凝视着我。我没有理会这异样的目光，依旧自顾自地笑着。

忽然，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迎面而来，他也见了我，行走的步伐放慢了许多。

“参见二王子殿下。”两名侍卫一见他便恭敬地行礼。

“她？”夜翎奇怪地看我，我也看着他。

放出来了吗？一年了，终于还是被放出来了。看他脸色虽然没有当初的苍白，但是目光中却有明显的疲倦，眉宇间的狂傲不羁早已不复在。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就像一只被去了爪子的狼。

侍卫答：“她在殿前冒犯王上，引得王上大怒，故而命奴才们将其押入天牢。”

夜翎不语，只是淡淡地扫了我一眼，侍卫又道：“若二王子没有其他吩咐，奴才便先行押她入天牢了。”

他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可以离去了，目光一转，没有再看我一眼。

或许，他还在怪我当初利用他的事吧，但是夜翎推我入水之事已经抵消了我们之间的恩怨，我们两不相欠。

或许未来的日子，我与他会成为对手吧。

但我不在乎。



踏入天牢三日，莫攸然来看我了，他是奉涟漪大妃之命来见我，询问我李芙英到底是谁。我倦倦地坐在稻草上背倚靠在铁栏，笑着凝望依稀是一身青衣的莫攸然，身侧依旧佩挂着那支笛子，满眼的忧伤。

“李芙英是我母亲。”

说完后他微微一怔，满眼的疑惑：“你母亲与王上有什么关系？”

“这你就不用知道了。”我双手抱膝道，轻微的回音在阴暗的天牢中有些清冷。

“我也没打算问个所以然。”莫攸然笑着半蹲在天牢前，隔着铁栏与我平视。“听说你



在王上面前毫无分寸地大闹，这一点也不像我认识的未央。”

闻言我轻叹一声：“不愧是莫攸然，还是你了解我。”

他不予置否，继续道：“却不知大王子竟会如此相信你，让我们不要管你任何的所作所为。”

突然间我想起那日夜鸢对我说：因为我们是同一类人。我猛然脱口道：“因为我与他是同一类人。”

他玩味地勾勾嘴角：“竟与殿下下的答案是一样的。”

“莫攸然，我一直都有个疑问，关于楚寰，他的身上似乎有太多太多的谜团。你可有兴趣为我解开这些谜团？”

“噢？我怎么不知道未央你对楚寰的兴趣这样大？”

看出他对楚寰之事的回避，我也不再追问，只道：“爱说不说，我自己有办法查到。”

才发现，现在与他说起话来竟是这样轻松，也许擦去了仇恨真的能与他做朋友。

“你可知夜翎已被放出来了？”他也不与我继续纠缠下去，反倒是谈起了那个已经被忽略了一年的人。

“为何被放？”

“王上以夜翎是嫡长子的身份为由下令释放，我以为大王子会想尽办法阻止，然而他却不动声色，任由二王子重新回宫。莫不是已经认为他再也不具威胁，故而……”

“不会，夜鸢他不会放纵任何会威胁他的东西蔓延开，他一定是发觉了什么，所以才不动声色的。”我立刻否定了莫攸然的定论。

只见他优雅地起身，用殇美的眸子俯视着我：“看来，最了解殿下的人是你呀。”

“他可是我的夫君大人。”我特意加重了“夫君大人”四字。

他莞尔一笑：“好了，此处我也不便多留，你自行保重吧，希望你不要让我们失望。”

丢下淡淡一声语，悄无声息地走出那条漆黑的过道，只闻脚步声越来越遥远，直到声音消逝不见，整个天牢又陷入一片阴森的冷寂。



不出五日，一道圣旨便来到天牢将我接出了天牢，并送回了鸢王府。举朝不解，甚至有一批以涟漪大妃为首的官员上书于王上，请求对我杀无赦，可是王上一一驳回。而夜鸢近来也对朝中之事显得漠不关心，时常不去早朝，反倒是在府上陪我对弈品茶。在外人眼里，我这个鸢王妃与大王子夫妻恩爱，珠联璧合。

而我早在回府那一日便移出小院，住入主屋，与夜鸢同起同卧。一府上下对我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更不敢有丝毫怠慢。

时近立冬，屋中的珠帘被北风吹得铿锵作响，冷气直逼衣襟，我立刻将前后四扇微敞的窗关上。回首见夜鸢慵懒地靠在铺满狐皮的卧椅上，手中捧着一本《孙子兵法》看得仔

细认真。近来他日日挑灯夜读，很晚才就寝。

看案旁的烛火即将燃尽，我忙换上一支，金光闪耀得满屋辉煌，案上摆放的燕窝莲子羹早已凉了去，他一口也未动。我隐约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他没有多与我细说，我也没有多问。只是每日陪他在房里烘着暖炉，偶尔闲扯几句废话，但是绝口不提朝中之事。

也许是在等吧，等一个时机罢了。

我端起案前的燕窝莲子羹清了清喉咙：“起来喝燕窝莲子羹了，你每夜必喝的，再不喝要凉了。”

他顺手翻过一页，然后抬头眯着眼望我，烛光映照在他的侧脸，熠熠生光，眸红如钻，更显魅惑。

终于，他放下了手中的《孙子兵法》，接过我端来的那一碗早已经凉透了的燕窝莲子羹微微蹙眉道：“怎么做人妻子的，都凉了。”

我轻笑：“早在案上搁着呢，你自个儿不喝。”

他也没多言，汤勺在里边搅了搅，一口气喝下肚，随手将碗一搁：“自你被放出天牢，这两个月来，父王三次遣奴才过来传你入宫，而你屡次拒绝，父王竟也没怪罪。”

“愧疚吧。”

“愧疚？”他剑眉一挑，也不追问，只道：“你打算一直拒绝下去？”

“任何事都要拿捏得当，若不当，功亏一篑。一个帝王的愧疚之心能延续很久，但去得也快。依你对王上的了解，他的愧疚还能延续多长时间？”

“那就要看他愧疚的是什么事了。”

看他拐着弯在套我的话，不禁失笑，也罢，这事早该告诉他了。于是拉过一方圆凳坐在他面前：“对自己的救命恩人施暴，害其家无宁日，还诛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夜鸢脸色微变，显然意识到什么，冷声道：“救命恩人是你母亲，亲生儿子是轶羲九。”其语气森冷无比。

“大王子果然聪明，一点便通。”

他的目光中渐渐闪过一抹伤痛，也不知为谁而伤。

“父王生性自负，骨子里却也软弱，瞻前顾后不够果断。他贵为一国之王，做出此等龌龊之事必为心中永远的隐痛。还没来得及为自己犯下的错弥补时，又诛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他将悔恨不已。”很快他便平复了眼底的伤，沉稳地分析着此事。“你的母亲他不爱，若爱，早早便会去寻。而那个亲生儿子，亦素未谋面，真假难辨。他的愧疚顶多再延续一个月。”

“好，那就一个月后进宫见王上。”我话音方落，便听闻外边传来紫衣与冰凌的低呼：“下雪啦。”

听到这儿我忙推开窗，看黑夜中密密麻麻飘洒着净白的雪花，屋中的烛光映照在已



覆上一层薄薄的霜雪上，似染上了一层金黄。

“未到腊月，北国已降雪，若是在南国怕还是暖阳高照吧。”接了几片雪花，很快便融化于手心。去年，也是这个时候，那个无情的帝王在未央宫同我说起小时候的事，在说起此事的那一刻他千年冰冻的脸上出现了一层暖暖的笑意，很是好看。

夜莺拢了拢覆盖在身的貂裘，翻身而下，越过暖炉，与我并肩站在窗前赏雪。

看着他身上裹着的貂裘，我认真道：“夜莺，你是否一点也不懂怜香惜玉？”

“怎么说？”他颇有兴趣地侧首对上我的眼睛。

“你的妻子身着单薄站在窗前，不该体贴地为我披上一件貂裘吗？”我一派认真地对他说着。

他眉目一闪，随性地笑笑：“这样就算是怜香惜玉吗？明白了。”他点点头，又问：“那你可有当我是你的夫君？”

“一直都有当你是夫君。”

他突然靠近我，他身上散发着淡淡的熏草香。我情不自禁地后退，却被他一手揽了回来：“既当我是你的夫君，何故怕我。”

紧贴在他温暖的身躯之上，我不服气地笑道：“谁怕你了。”

“真的不怕？”他一寸寸地向我的唇靠近时，暖暖的气息喷洒在脸上，我猛然闭上了眼睛。却没有想象中的激吻，只是一阵轻微的触感若有若无地摩擦过我的唇，呼吸顿时有些急促。

一直搂着我腰间的手突然松开，重心不稳，后退两步。同时我也睁开了眼帘，正对上一双火红的眼瞳，里面蕴含着愠怒，我不明所以。

“不喜欢就不要勉强自己接受，我认识的未央可不是这样的。”他的声音似乎比窗外的寒风还要冷厉。

被他的话激怒：“难道你不想要我吗？”说罢，我上前两步，踮起脚便吻上他的唇。

看着他无动于衷地接受着我稚嫩青涩的吻，我不禁加重了几分力气，吻到我的唇有些疼痛，甚至于发麻，他都还是一个表情，没有任何的回应。

在我深觉没趣想要退开之时，没料到一双强健的手臂猛然托起我的臀，我一声惊呼，整个人已经贴在他身上。

“让我教你，什么才是吻。”他湿濡火热的舌溜进我的口中，辗转吮吮。

我瞪大了眼睛盯着他，呼吸早已经被他的吻全数抽走，险些窒息。

想要推开他，可是，我不能。

这两个月来，我一直与他同处一室，但是他睡的一直都是那张卧椅从未碰我分毫。

他越是不碰我，我的心就越是不安，很怕，若是我对他没有吸引力，我的一切计划都无从下手。

当我开始回应他那炙热如火的吻时，他再一次推开了我。

“连吻都不懂，还学人勾引男人。”他的目光很冷，看着我的眼神没有丝毫的温度。

我垂眸，微喘着气，不语。

“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傻事，你永远是大王妃，这点没人能改变。”

他丢下这句话，径自拉开了门扉离去。

看着那大敞未闭的门扉，冷风呼啸而进，卷起了我的发丝。

夜鸢，你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鸢王府喜气洋洋，灯火通明，也就在今日，皇上再次遣人邀我与夜鸢一同进宫赏梅。这次我没有再拒绝，在妆台前好好打扮了一番。

碧纹金缎袄，内里月白雪纱锦袍，身下系一条艳紫红绘纱湘裙。素绾飞凤髻，几缕青丝未挽而置于颈边，随风舞动。髻上斜插梅英采胜金簪，流苏晃在鬓角如泉鸣细响。额上贴着一朵紫月季花钿，配合着浓艳之妆更显艳丽。

冰凌与紫衣无不对着镜子露出惊艳的表情，毕竟自来到鸢王府，我从未打扮得如此妩媚妖艳。

当我准备好一切后踏出门槛之时，一身玄色锦袍气质高雅的夜鸢回首凝望我时愣了片刻，随即将我额上贴着的月季花钿取下。我才想抗议，却见他将身上紧系着的银狐貂裘